

官场小说名家 西北作家群代表性人物

许开祯继《政法书记》《人大代表》后，又一官场小说巨作

# 黑手

官商勾结的内幕

互相操纵的潜规则

许开祯 ● 著

人性的卑劣与良知 生命的无奈与意外

伸向房产商口袋的那只黑手  
扼住官员脖子的那只黑手

一纸审计令后，揭出了一幕幕的勾结，一个个人的出场，是各色人等的粉墨登场。善与恶，正与邪，有时候难以分辨，有时候互相夹杂。

作家出版社

# 黑手

许开祯 ●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手/许开祯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

ISBN 978 -7 -5063 -4556 -9

I.黑… II.许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1160 号

## 黑 手

---

作 者: 许开祯

责任编辑: 王婷婷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10 千

印张: 24.75

插页: 1

印数: 001 - 20000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7 -5063 -4556 -9

定价: 29.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第一章 审计局长裸死在轿车里

### 1

车子是在丽水花园A12号车库发现的。据报案者讲，车库锁了有好几天，一直没看到车主进出。上午九点，他打扫卫生经过那儿，忽然闻见一股异味，很刺鼻，他警惕地冲四周找了一圈，才发现异味是从车库飘出的。

报警时间是九点四十二分。刑警赶到的时候，车库四周已围了不少人，都是丽水小区的居民。

负责案件的是刑侦二队队长谭伟，一米八的大个子，人长得很帅，以前在特种部队干过，是彬江市有名的神探，人称“一支烟”。意思是说再难的案子，只要他抽上一支烟，头绪就能理出来。

这样的事儿很多，每一次他都能威名远扬。

现场很快被隔离开，围观者被劝走，闻讯赶来的“110”几名干警在车库四周拉起了一道红色警戒线。谭伟跟“110”的同志交代过几句，带着助手进了车库。

车库门很快被关上，两个干警把守在门外。提着摄像机赶来的几名记者被连劝带轰弄到了小区门房里。

消息其实四五天前就已传出，只是得不到证实。关于审计局长向树声神秘失踪的小道消息是这些日子彬江最大的地下新闻，各路记者都在虎视眈眈，争取第一时间抢到头条猛料。

门房值班员被带到一辆车上，那个报案的物业管理员也被带走。

门房里叽叽喳喳，都是记者们的声音。有记者开始不满，嚷着要闯

进红线，闯进车库。

车库里鸦雀无声。声音被谭伟跟助手巧妙地处理了。

助手是一精练的女干警，叫陶陶，毕业于公安大学，到彬江做干警已有八年。以前在刑侦一大队，不久前调到了谭伟身边。

车子里的一幕是谭伟早就想到的，就像亲眼目睹过一样，所以他表现得并不吃惊，很专业也很麻木地查验起现场来。

向树声赤身裸体，像一条剥光的鱼，伏在另一条鱼上。不用猜，下面是女人，车门打开的一瞬，谭伟就已认出这个女人，只是出于职业习惯，没叫出她的名字。助手陶陶喊出华英英三个字时，他不满地斜睨了陶陶一眼，示意她不要发声。陶陶知错就改地吐了下舌头，专心致志工作起来。

华英英也是光的，她的肌肤真是光滑，在这种地方搁了这么长时间，谭伟的目光还能感觉到她肌肤的光滑和细润来。美人就是美人，死了都跟别人不一样。她曲线优美，压在向树声身子底下的那个姿势尤其令人销魂。脸上还带着陶醉，好像他们刚才还在热烈地激吻，或者……

谭伟摇了摇头，想把这些混蛋的想法驱走。但，眼前这个女人的裸体像是顽固地纠缠着他，硬要把他拉到某个故事里去。太可恨了！谭伟在心里愤愤地诅咒了一声，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思想，很熟练地工作起来。然而，他的手只要一碰上那具裸体，碰到她细润的肌肤上，思想就由不得地要开小差。在摆弄女人两个饱满的乳房时，他的脸红了一下，心也跟着跳了几跳。多么丰满而富有弹性的乳房啊，可惜了。他心里发出这么一声喟叹，一用劲，将压在上方的男人挪开。

陶陶的脸也微微发红，谭伟摆弄女人的时候，她的目光一动不动地搁在向树声的身上，谭伟刚才一用劲，她看到了男人隐秘的部位。

向树声也是个美男子，尽管年龄有点偏大，但男性的魅力一点也没减。可惜，他现在做了风流鬼。

算上这一起，彬江市的裸死案已是第三起。这年头，人们怎么喜欢这个？

衣物堆在前排，华英英的名牌套裙脱在驾驶座上，向树声的衬衫和休闲裤脱在副驾驶座上。车子开进车库前，向树声坐在前排，只是后来，后来他们就赤条条地到了后座上。款式新颖的宝马7系后座很宽敞，躺上去很舒服，只是没想到，它会成为两个人的墓地。

提取物证，拍照，两个人做得很熟练，一点看不出惊慌，更看不出脸上有什么惊骇。这行做久了，就跟医生一样，对死亡司空见惯，唯一

不同的是，他们得找到死亡原因，以及隐藏在死亡后面的各种秘密。

陶陶停下手里的活，往本子上记着什么。谭伟举着相机，连续拍了好几张，拍最后一张时，镜头一转，给陶陶来了张特写。

陶陶浑然不觉。

外面散开的人重又聚过来，不知谁走漏了消息，人们已经知道车库里死掉的是丽水小区的开发商，人称“金百合”的金地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华英英。

关于华英英的各种传闻一时在小区内传得沸沸扬扬。这个神秘女人的离奇死亡瞬间吊足了人们的胃口，知情的不知情的全都加入进来，丽水小区顿时成了艳闻制作中心。

公安局长庞壮国连着接了三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个女人打来的，声音很熟，一时又记不起是谁。女人也是怪诞，事情都说完了，就是不报自己的名。庞壮国又不好直问，只是打着哈哈，说一定一定。第二个电话是市纪委书记郑春雷打来的，问他在哪儿，干什么。庞壮国说自己在办公室，正在研究一起刑事案件。郑春雷没好气地说：“彬江连着发生这么多起刑事案件，怎么一起也破不了？”

庞壮国赶忙检讨：“是我们工作不力，我向组织检讨，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不睡觉，也要把连环杀人案侦破了，将凶手缉拿归案。”

“算了。”郑春雷叹了一口气，“你也没必要跟我检讨，我是想问问，向树声找到没？”

“这个……”庞壮国结巴了一下，吞吐道，“目前还没有线索，我们正在全力寻找。”

“人失踪一个礼拜了，你们公安难道一点线索都摸不到？”

“郑书记，这……”庞壮国头上出了汗，不知道该不该把刚刚得到的消息汇报给郑春雷，想想，一狠心道，“郑书记，请您放心，向树声他跑不远，那一千万我们一定追回来。”

“什么一千万，捕风捉影的事，你们也能当真？！”郑春雷脾气暴躁地挂了电话，这也难怪，一周前，确切说是六月十三号，审计局内部传出局长向树声失踪的消息，紧跟着，有人向公安部门反映，向树声的失踪跟一千万土地开发整理资金有关。这事虽是传言，却还是惊动了彬江高层。郑春雷打电话催问，就是想急于知道向树声的下落。至于那一千万，目前还不能肯定是不是被向树声带走。因为另一个当事人金地房地产公司老板华英英也下落不明。

跟郑春雷通完电话，庞壮国想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刚才脱口说出一千万，令他很懊恼。要知道，郑春雷跟向树声关系非同一般，跟向树声的妻子关系更是微妙，怎么一急就把这些全忘了呢？

不成熟啊，自己的心理素质还很不过硬，怪不得宏哥要批评他，说他在副检察长那个位子上白混了，心理素质远不及一个科长。

庞壮国以前是彬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宏哥升任市委第一副书记、市长后，他的仕途忽然间平坦起来，去年公检法系统大调整，他顺利从检察院挪到公安局，干上了梦寐以求的党组书记兼局长。原想在这个位子上可以大展宏图，施展抱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谁知彬江接二连三发生大案，犯罪分子像是跟他过不去，故意给他刁难。时至今日，三起大案一起也未告破，搞得他焦头烂额。他困在三起大案里出不来，向树声这边又给他添乱，一提这事他就来气。

正生着闷气，电话又响了，接起一听，是刑侦一队队长钟涛。

“局长，十分钟前我接到线报，向树声很有可能跟华英英在一起，他们并没有离开彬江。”

“十分钟前接到线报，怎么现在才汇报？”庞壮国没好气地打断钟涛，情绪败坏地批评道。

“你的手机关机，座机又打不进去。”钟涛在那边解释。

庞壮国这才记起，手机没电了，另一部手机昨天晚上又不知丢在哪里。他干咳了两声，严肃道：“这起案子归二队管，你就甭操心了，把精力用到连环案上。这都多久了，一点线索都摸不到！”

“庞局——”钟涛还想说什么，庞壮国已很不耐烦地挂了电话。

他讨厌这个钟涛，若不是看在郑春雷等人的面上，早把他拿开了。

庞壮国讨厌一切自以为是的人，包括纪委书记郑春雷。

“什么东西?!”这是他的口头禅，遇上不合心的事不合心的人，他总会不由自主说上这么一句。

这阵他又说了。

说完，庞壮国开始认真思考。关于向树声和华英英的消息，他于半小时前就已得到，谭伟也是他派去的，之所以把消息封锁住，郑春雷那边也不报告，关键是还没跟宏哥联系上。宏哥再三叮嘱，只要一有向树声的消息，第一时间向他报告。可眼下宏哥手机打不通，办公室电话没人接，就连秘书的电话也打不进去。

庞壮国急得要疯，这事不能压太久，向树声目前是彬江第一号新闻人物，关注他的人不知有多少，市委政府两个大院，不知有多少颗心为

他跳动。他虽然有封锁消息的权力，但向树声这个消息，很难封锁得了。再压下去，他怕招来两个大院的不满。

到底怎么办？是等，还是马上报告？

庞壮国不由自主地又抓起电话，拨出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号码，可惜话筒里仍然是占线的嘟嘟声，响半天，那个温柔的女人又说：“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稍后稍后，我都稍后了四十分钟！

庞壮国愤怒地摔了话筒，这愤怒不知是冲谁的，是冲自己，还是冲宏哥？他说不清，他就是想愤怒，忍不住地要愤怒！

敲门声响了，庞壮国整整衣服，捋捋头发，调整了下脸上的表情，冲外面道：“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国土资源管理局副局长梁平安，五十出头的胖男人，个子不足一米七，可能是太过肥胖的缘故，看上去比板桌高不了多少。

“老庞，怎么回事，手机不通，办公室电话又……”梁平安满头大汗，一进门就带着抱怨的口气道。

“没怎么回事，开会呢。”庞壮国头也没抬，眼角的余光扫了扫梁平安，口气冷淡地道。

“开会？老庞，没听说一个人开会的呀。”梁平安边说边拉把椅子，坐在了板桌对面。显然，他是为向树声的事而来，而且在路上已经打听到，公安局并没开会。

“什么事？”

庞壮国微微抬了下头，目光越过梁平安歇了一半的顶，盯住门口，他好像看见有个人影在门口闪了一下。

“还能什么事，我那边已经吵翻了。”梁平安压低声音道。

“你那边吵翻，跑我这儿说什么？”庞壮国胡乱动了下板桌上的材料，目光一直没离开过门口，他在想，刚才闪过的那个人影是不是曾丽？

“老庞，你别摆谱好不好？要是跟你没关系，我能急着来见你？”梁平安被庞壮国的态度冷出了情绪，他没想到庞壮国会在这个时候给他冷脸子。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是国土局，我是公安局，不沾边吧。”庞壮国不在乎，他知道梁平安怎么想，但他不在乎，也不能在乎。他起身，往文件柜里放资料，目光仍然盯着门外。那个影子闪过一下后就没再出现，他相信是曾丽。

他用冷漠拒绝着梁平安，这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不该在这种时候出



现，更不该跑来跟他说什么国土局。

国土局眼下是敏感单位啊。

有些事只能藏在心里，千万不能说出来。有些关系只能心领神会，绝不可以公开。看来梁平安还没他成熟啊，怪不得到现在也只能干个副职。

“好吧……”梁平安终于坐不住了，事实上从进门到现在，他也一直没坐稳过。能坐稳吗？他喃喃道了一句，不甘心地起身，目光意犹未尽扫在庞壮国脸上，这张脸以前很亲切，很友好，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张脸变了，变得连他梁平安也敢拒绝了。

换上以前，他敢？！

“好吧。”他在心里恨了一声，无可奈何地走出庞壮国办公室。下楼的时候，他遇到曾丽，这个女人仍然那么妖冶，那么怒放。不过梁平安还是狠毒地从她眼圈四周看到一层憔悴。

她也有憔悴的时候？

曾丽似乎有话要说，嘴唇动了几下，没说，低头快步走开了。

虚伪而又可恨的女人！

梁平安又恨了一声，疾步下楼，钻进了自己的奥迪。

丽水小区这边，谭伟和助手陶陶已查看完现场，车库门敞开着，十几名干警紧张而有序地往警车里搬运尸体。人们蜂拥而至，一听车内是两个光着身子的男女，其中一个还是丽水小区美丽的开发商，都想争睹她的艳容。干警们捺着性子，劝说居民离开。两个记者因为抢拍镜头，跟干警发生冲突，其中一个打电话叫人，另一个的摄像机被“110”没收。

助手陶陶阴着脸，目光很忧郁。从车库出来，她便主动跟谭伟分开，干警跟记者发生冲突的时候，陶陶正拿着手机往外发短信。

谭伟不知去了哪儿，他的行为今天怪怪的，不像平时那么干练而又果决。往外抬尸体的一瞬，他好像从车里拿走了什么，陶陶疑惑地望了他一眼，随即就被他脸上的表情怔住了。

他到底怎么回事？陶陶发完短信，脑子里忽然冒出这么个想法，仅仅一瞬，她便把这念头驱走了。

打算回局的一瞬，她接到一队长钟涛的电话，钟涛让她先不要回局，在清江大街12号等他。

钟涛是陶陶的师兄，陶陶考入公安大学时，钟涛已是大四的学生，那时钟涛担任学生会主席，陶陶后来也在学生会文艺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年轻帅气富有才华的钟涛给她留下几近完美的印象，陶陶对钟涛的暗恋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可惜，直到钟涛毕业，她也没敢把心迹吐露出来。等再见面时，钟涛已是彬江出色的刑警。自然，他身边有了更漂亮更出众的女孩。

我是配不上他。这层伤感一直趴在陶陶心头，到现在虽为人妇，这层遗憾仍然抹不掉。抹不掉也好，就让它留着，人生其实有很多遗憾，不是每一块心病都能去掉的。

清江大街是彬江市最著名的一条街道，这儿繁华似锦，浪漫无比，装修时尚的豪华精品店中间，夹杂着很多浪漫小屋，有的是酒吧，有的是咖啡屋。每当华灯初上，夜幕四合，一对对情侣相偕而来，将这条时尚街装点得温情四射。

当然，这儿也是陶陶他们常来的地方。如今当刑警，太清淡了不行，太过奢侈当然也不行，其实他们也没有奢侈的机会。这条街除了盛满爱情和价格不菲的各色时尚品外，还藏着一样东西：秘密。

每个刑警手里都有大把的线人，线人又多是追逐时尚而口袋里常常缺钱的人，有时候他们也铤而走险掠一把，结局却很糟糕。所以线人一半以上又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人。

他们以此为生，给陶陶和钟涛们出卖各种情报，被钱逼急了，也卖假情报。

陶陶赶到夜玫瑰咖啡屋时，钟涛正跟他的线人聊天。钟涛的线人陶陶认识，当初正是她手把手将这个清江大街混得很有名的女孩子送进监狱大门的。女孩有个很性感的名字，非可。那年非可十八岁，被一个叫老龙的黑社会头目罩着，后来老龙暴尸街头，非可一时成了众人争抢的猎物，谁让她长得那么艳又穿得那么暴露呢？结果一次群殴中，非可的新欢失手砍死了一富家子弟，非可也动了手，提一把砍刀，差点剁下富家子弟一只手。

非可在里面关了三年，因为表现好，提前释放，眼下她依旧穿着暴

露地混迹在清江大街。不过按她的话说，她是改邪归正，再也不沾那些毫无意义的事了。

不沾并不表明她不懂清江大街，在清江大街，怕是没有秘密能瞒得过菲可这女子。

陶陶跟菲可打过招呼，坐在了菲可对面。才进六月，彬江的天气还没热到人不敢穿衣的地步，菲可却已衣不遮体了。白色吊带下一对暴乳呼之欲出，撑得吊带背心呻吟，她却很舒服的样子。两条令天下所有女人嫉妒的长腿裹在黑色网眼里，越发修长而迷离。她是妖呢，坐下的一瞬，陶陶闪过这么一个念头，目光同时扫了钟涛一眼。她真是钦佩钟涛的耐力，这男人是铁打的，能在菲可这样的女子面前产生定力，真是不简单。如果换了谭伟，怕早就情人线人合二为一了。

陶陶扑哧笑了一声，她想起了谭伟，脸兀自一红。

“情况怎么样？”钟涛问。

陶陶没应声，目光怀疑地投向菲可。菲可明白了她的意思，起身往外走。性感而高翘的臀部故意在陶陶视线里晃了几晃，报复似的摔响了门。

钟涛笑笑，在女人的小脾气小性子面前，他总是报以微笑。

“说吧，我想知道。”他点了支烟。陶陶发现，烟一直在桌上，在菲可面前，他就能坚持着不抽，换了自己，他却没了那种绅士风度。

她有点嫉妒地望了一眼门外，除了悠扬轻曼的音乐声，她什么也没望到。

她垂下头，考虑怎么跟钟涛说话。

“是裸死？”钟涛问。

“是。”她点头。

“死亡时间？”

“初步判断应该在四天以上。”

“致死原因？”

“估计是空调。”

“缺氧厉害吗？”

“你应该能想到。”

“没有他杀的可能？”

陶陶摇头，然后道：“目前还不能确定。”

两人就都静下声来，开始思考。过了一会儿，陶陶问：“你怎么知道的消息？”

钟涛刚想说是非可，一改口道：“这个你不用管，现在全城都知道了。”

“说的也是。”

“五号失踪，十二号发现尸体，一个礼拜，不长。”钟涛像是自言自语。见陶陶咬着嘴唇不说话，又道，“尸体呢？”

“拉去解剖了。”

“把现场资料给我。”

“没带。”

“……”钟涛困惑地盯住陶陶，转而兀自一笑，“看我，又犯错误了。”

陶陶也不解释，只是心里纳闷，他为什么对此案这么关心？

“没有什么疑点吧？”钟涛换了一种轻松的口气道。

陶陶没回答，有些事她还没想明白，不能轻易下结论，也不能轻易就把怀疑透露给别人。

“那好，你可以回去了，局长等着你呢。”钟涛起身，脸上显然有一丝不愉快，掩饰着，尽量不让陶陶看见。

陶陶能看不见吗？

陶陶慢悠悠起身，似乎不想离去，但局长确实在等她，进咖啡屋前，她还收到过庞局打来的电话，要她立刻回局。

“走吧，如果让他知道，你我都没好果子吃。”

陶陶悻悻往外走，极不情愿似的，心里在想，钟涛说的这个他，是指庞局，还是谭伟？

走出咖啡屋时，钟涛忽然在后面问：“能确定是第一现场吗？”

陶陶的心响了一声，很脆，很坚硬，怕钟涛追问下去，逃也似的离开。

菲可旋风般地进来：“怎么样，本姑娘没说错吧，你这些同僚，都拿你当敌人。”

这话触动了钟涛，一时无语，沉默半天，问：“你还听说了什么？”

“多。”菲可幸灾乐祸，刚才钟涛跟陶陶的对话她全听见了，她在隔壁，不但能听得到，两人的一举一动她都尽收眼底。她非常得意地说，“被老情人耍了吧，人家早就对你没了兴趣。”

“说话礼貌点！”

“我就不礼貌，咋，找礼貌的上你们局里去！”菲可恶恶地还了一句，“啪”一伸腿，搭在了茶桌上。

一条欲光四射的腿。

这个时候她就有点原形毕露。

钟涛避开目光，强忍住心头的不满，脑子里反复在想，车库到底是不是第一现场，如果不是，第一现场在哪儿？还有，陶陶为什么不肯说实话？

“给我支烟抽。”菲可耐不住了，她最怕钟涛深沉。

“抽什么抽，还嫌堕落得不够？”

“谁堕落了，你把话说清楚点！”菲可猛地起身，又起腰，凶凶的目光瞪住钟涛。

“坐下！又来了是不，想要横以后别来见我。”

“不见就不见，以为谁稀罕你！”菲可说着话，一甩屁股走了。钟涛没留她，他知道怎么对付这种女子。果然，不到五分钟，菲可又闪身进来：“钱还没给呢。”

钟涛从皮夹子里抽出三张，想了想，又加一张，递给菲可。

“这么少啊，打发叫花子？”

“不要拿来！”钟涛做出抢钱的姿势。

“吝皮，早知道我把情报卖给别人！”

“你敢？！”钟涛发怒的时候，菲可已没了影。她是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女子，钟涛知道，她一定是拿着钱去找她爸爸了。

她爸爸吸白粉。

公安局内，案情研究会临时召开，参加的除局长庞壮国外，还有几名刑事方面的专家，政委尚大同本来在参加另一个会议，也被庞壮国叫进了会场。

他们在等谭伟，谭伟离开丽水小区后，并没到局里，庞壮国也不知他去了哪儿。

“怎么回事，电话打通没？”庞壮国问谭伟的顶头上司、副局长张晓洋。

“手机打不通，问了好几个地方，都说没去。”

“像什么话，自由散漫，怪不得一起案子也破不了。”庞壮国批评了几句，转向陶陶：“你先汇报吧。”

陶陶简单将案情做了汇报，并将现场听到的一些情况附带着加了进去。

“车子是什么时候开进车库的？”庞壮国问。

“我们找小区门卫了解过，他们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

“依你的判断呢？”

“应该是在三天以前。”

“三天以前？”庞壮国似乎对这个回答不满，“你有什么依据？”

陶陶说出了一些怀疑，但都用不确定的口吻，最后她说：“具体时间还待进一步调查。”

“向树声跟姓华的之前有没有不正当关系？”庞壮国又问。

“你是问什么时候，死亡之前，还是？”

“当然是死亡之前。”

“有。”陶陶回答得很肯定，“我们在后座上发现精液斑迹。”

“这一点能肯定，要不然他们脱光干什么。”副局长张晓洋插话道。

“你没去过现场，凭什么肯定？”庞壮国不满地睨了张晓洋一眼。张晓洋赶忙闭了嘴。

“现场有没有疑点？”

“这个……”陶陶结巴了一下，目光四下瞅了瞅，道，“疑点当然有，不过都缺乏证据，办案中我们会一一查清。”

“应该查清。”庞壮国这次好像很满意，听陶陶汇报得差不多了，抬起手腕看了下表，“这么着吧，向树声一案市委市政府很重视，为了尽快侦破此案，今天起成立专案组，由晓洋同志负责，谭伟和陶陶，再抽调几名干警，限期侦破。”说到这儿，他忽然意识到尚政委也在场，扭过目光，“老尚，你的意见呢？”

“我没意见，就这么定吧。”政委老尚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

“晓洋，有没有信心？”

“有！”张晓洋倏地起身，冲庞壮国敬了一个礼。这礼敬得别扭，庞壮国扫兴地摆了摆手。“谭伟呢，怎么还没回来？”他又问。

没有人回答他，他好像也没希望谁来回答，又谈了几点要求，庞壮国宣布散会。

几乎同时，海滨路42号，一家由美国人投资的商务会所里，谭伟正跟一神秘人物低声说着什么。谭伟离开丽水小区后，本打算驱车回局里，中途接到一个电话，要他速到海滨路42号，说有人在那儿等他。

谭伟心领神会，每次碰到这种敏感的案子，总有人给他打电话，谭伟对此已习以为常。海滨路是彬江市的开放区，也是彬江对外开放搞活的一扇窗口，这儿除建有豪华别墅区、外国人公寓外，还有各种名目的

会所，私人俱乐部。全国前沿都市有的东西，这儿都有，北京、上海、深圳等还没有兴起的一些极具另类的私人娱乐、夫妻聚会，这儿也已经很活跃。

谭伟是这儿的常客。这一带有有什么新动向，他第一个知道。

当然这是秘密。

迎接谭伟的男人谭伟并不认识，谭伟一开始想到过一个人，见面后发现不是，心里有层失望。男人好像也对他失望，不过确定是他后，脸上露出了笑：“对不起，我们老板今天忙，让我先跟你碰个头，不介意吧？”男人脸上露出一层假惺惺的客气。

“当然不介意，我谭伟对什么也不介意。”谭伟大大方方落座，气势上让对方不敢小瞧。其实对方也没小瞧他，谭伟两个字，还是很有分量的。

“说吧，找我什么事？”谭伟接过对方递上的雪茄，很过瘾地吸了一口。

在彬江市公安局，怕是没人知道谭伟爱抽雪茄，助手陶陶甚至不知道他还吸烟。但谭伟抽雪茄的历史很久了，他相信自己抽过的雪茄，怕是彬江的要员们都没抽过。

现在递到他嘴上的这支，换成人民币，怕是在三千元以上。

让一个普通警察一个月的工资，在几分钟内化成青烟，从自己鼻孔里冒掉，谭伟觉得很刺激，也很有种成就感。

“还能有什么事，有劳谭警官……”

“少叫我警官。”谭伟吐出一串青烟，青烟弥漫在对方脸上，让那张脸越发迷暗。谭伟想，他是哪种角色？马仔、秘书，还是专门为别人消灾灭祸的？

对方掏出一支烟，点上，谭伟一看是又细又长的那种，知道是什么货。心里鄙夷道：“一个大男人，居然抽女人的玩意儿，没出息。”

“谭队，不，谭老板，事情你是能猜到的，我们只要一个结果，让它干干净净。”

“如果干净不了呢？”

“那……彬江怕是要地震。”

“地震好啊，地震了，大家不就都热闹了。”谭伟幸灾乐祸笑出了声。

“谭老板说的有理，这事要是干净不了，彬江确实就热闹了。”

“我喜欢看热闹。”

“我也喜欢。”对方出乎意料跟了一句，谭伟忽地紧起神，目光警惕

地瞪住对方。“不过，热闹了对谭老板也没好处，你说呢？”对方吐了一口烟，挑衅似的盯住谭伟。

“你在威胁我？”

“不敢，在彬江，怕是还没人敢威胁你谭老板。”

“少戴高帽子，我姓谭的几斤几两，自己掂得清。”

“掂得清就好，谭老板果然是聪明人，幸会，幸会啊。”对方又吐出一大串烟圈。

谭伟恨恨地掐灭烟：“如果没别的事，我走了，告诉你们老板，我是干活的，不是灭口的。”

“如果这个口非要灭呢？”对方固执地追出一句。

“那你们就找灭口的人！”谭伟愤而起身，在海滨路，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流氓，是的，流氓。谭伟对所有强迫于他的人都称之为流氓，他不喜欢跟流氓打交道，更不喜欢眼前这种不懂规则的流氓。

“谭队。”对方忽然唤了一声他的官职，“谭队请不要激动，我也是奉人之命，激动对你我都没好处。”

“我不需要好处。”谭伟厌恶地盯了对方一眼，这个大胖子，说出的话跟他口里的气味一样令人恶心。

胖子笑笑：“都说谭队是个性情中人，我看未必，年轻，年轻啊。”他老谋深算地笑了一声。

“什么意思？”谭伟往外迈的步子忽然停下，对方似乎话里有话。

“我手上有份东西，请谭队拿回去看看。今天我也很忙，就不打扰谭队了，改天有机会，我请谭队喝茶。”说着，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纸袋，递给谭伟。

谭伟的表情僵住，等他看完纸袋里的东西，脸色就不仅仅是煞白了。谭伟出了一身冷汗！

### 3

案情很快报到市委。

在此之前，市纪委已经接到举报，有人检举，审计局长向树声借这次整顿土地市场，清理和审计全市土地开发整理资金，大肆向土地开发部门和资金管理部门索要贿赂，并且借追查资金流向为名，向市内三家



房地产企业索要高额贿赂。其中一家房地产企业因为怠慢了他，被他强行开出一张高达两千万的罚单。反贪局也收到一封检举信，说向树声带领的审计组查扣了金地房地产公司一笔土地交易资金，数额高达三千万，其中两千万冻结在了银行，另一千万不明去向。有人怀疑，这一千万被向树声秘密转移。

自从龙嘴湖工业园区违规征地问题曝光后，“土地”两个字，在彬江就成了敏感词。由于龙嘴湖工业园区征用土地数额大，牵扯面广，加上又有中央和地方高达三亿元的土地整理资金在里面，彬江市不能不做出反应。三个月前，按照省上统一部署，彬江市成立了龙嘴湖土地征用及土地整理资金清理整顿小组，彬江市审计局奉命组成三个审计组，进入各相关单位，进行审计。此举在彬江引起强烈震动，被誉为彬江改革开放以来声势最大的一次“土地风暴”。

谁知三个月来，有关土地整理资金被占用和挪用的问题一个也没查实，审计部门倒是频频曝出信任危机，先是一名公务人员接受涉案单位性贿赂，酒后洗桑拿死在了小姐肚皮上。接着又曝出审计人员替土地受让单位做假账，跟交易双方串通一气，企图混过这次大检查的丑闻。跟着便是审计局长、号称“清廉斗士”的向树声神秘失踪，现在，向树声跟彬江房产界的风云人物、外号“金百合”的房地产老总华英英双双裸死在小轿车内。丑闻一桩接着一桩啊。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郑春雷焦躁地在办公室内踱步，真是怕啥就有啥。对向树声的失踪，他在心里已做了最坏打算，但他万万没想到，向树声会跟华英英搞在一起。哪跟哪啊？这两个人怎么就能搞在一起！他越想越愤怒，越想越觉得不能接受。

向树声是彬江干部队伍里的一面旗帜，两年前获得过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一年前又被评为全国十佳公务员，审计系统标兵。他在审计局长位子上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为维护彬江经济秩序，打击经济犯罪，立下了汗马功劳。前段时间柄杨书记还说，这是块好钢，好钢就该用在刀刃上。柄杨书记的意思，是想把向树声调到纪检委来，给他当助手。“彬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是特色经济的试飞场，这块阵地我们一定要看护好，绝不能让它毁在我们手上。”柄杨书记说。

“眼下彬江的房地产业进入第二个高峰期，各路神仙都来彬江投资，龙嘴湖炒得全国都有名，我担心繁荣的后面，会藏着污垢。纪检委一定要加大工作力度，要防患于未然啊。”柄杨书记语重心长地说。然后，柄